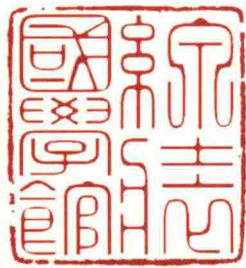


◎战国 庄周 著

诸子百家 全四卷 ◎第二卷

# 庄子



綫裝國學館

中國書畫出版社  
CHINA PICTORIAL PRESS

庄

子

綫裝國學館

諸子百家

第二卷·道家經典



# 序言

庄子，名周，是我国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、哲学家和文学家。原系楚国贵族，楚庄王后裔，后因战乱迁至宋国，是道家学说的主要创始人，与道家始祖老子并称为「老庄」。他们主张「天人合一」和「清静无为」的哲学思想，被后世尊称为「老庄哲学」，其文采更胜老子。

《庄子》又称《南华经》，是庄子及其后学的作品集。《庄子》一书体大思博，从人文意识到社会观念都有很大建树，探讨人生存的境界是庄子及其学派的思想核心，并对后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。

莊子像



庄子的思想包含着朴素辩证法因素，主要思想是「天道无为」，认为一切事物都在变化，而「道」则是其哲学的基础和最高范畴。

「老庄哲学」是在中国的哲学思想中唯一能与儒家、佛家学说分庭抗礼的古代学说。后人也将这三个学派并称为「儒、释、道」。

庄子的文章，结构并不严密，常常突兀而来，行所欲行，汪洋恣肆，有时内容似乎不相关，任意跳荡起落，但思想却能贯穿始末。想象力很强，文笔变化多端，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，并采用寓言故事的形式，富有幽默讽刺的意味，可以说，《庄子》代表了先秦散文的最高成就，并对后世文学语言有较大影响，在哲学、文学上都有较高研究价值。

綫裝國學館編委會

九九

〇一七

○四七

〇五

○六五

庄子





諸子百家

莊子

第一篇

# 逍遙游

# 逍遥游

北冥<sup>①</sup>有鱼，其名为鲲。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化而为鸟，其名为鹏。鹏之背，不知其几千里也；怒<sup>②</sup>而飞，其翼若垂<sup>③</sup>天之云。是鸟也，海运<sup>④</sup>则将徙于南冥。南冥者，天池也。

**注释**

①冥：又作溟，指海。北冥即北海。②怒：奋

发的样子。③垂：通『陲』，即边际。④运：海波动荡，海动时必有大风，鹏即乘此风徙往南海。

**译文**

北海里有一种名为『鲲』的鱼。它的身体极为庞大，大到不知道有几千里。鲲变成鸟，名字叫鹏。鹏

的脊背，同样大到不知道有几千里。当鹏奋起飞翔的时候，它的翅膀好像天边的云彩。这种鸟在海水剧烈运动的时候便迁徙到南海。南海是一个天然形成的大池。

《齐谐》者<sup>①</sup>，志怪者也。《谐》之言曰：『鹏之

徙于南冥也，水击<sup>②</sup>三千里，抟<sup>③</sup>扶摇而上者九万里，去以六月息<sup>④</sup>者也。』野马<sup>⑤</sup>也，尘埃也，生物之以息<sup>⑥</sup>相吹也。天之苍苍，其正色<sup>⑦</sup>邪，其远而无所至极邪？其视下也，亦若是则已矣。

**注释**

①《齐谐》：书名。出于齐国，古代记录怪异之书，今不传。②击：拍击，指鹏拍打水面借力奋飞。

③抟：涡旋。扶摇：旋风。④息：风。海上六月常有大风。⑤野马：游气，春天阳气发动，远望野外林泽间，有气上扬，犹如奔马，故叫野马。⑥息：气息。

⑦正色：原本的颜色。

**译文**

《齐谐》是古代记录怪异的书。《谐》中记载：

『大鹏向南海迁徙的时候，击打水面扬起的水花有三千里，由于涡旋而产生的暴风则直上九万里高空，乘着六月里的大风飞去。』大地上的游气，飞扬的尘埃，都是被生物的气息吹拂着在空中游荡，天色苍茫，这究竟是它原本的颜色呢，还是由于无穷无尽的高远而呈现出来的颜色呢？大鹏在高空俯视下界也如同下界视天，出一片苍苍之色，不辨正色。

且夫水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舟也无力。覆<sup>①</sup>杯水于坳堂之上，则芥<sup>②</sup>为之舟；置杯焉则胶<sup>③</sup>，水浅而舟大也。风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翼也无力。故九万里，则风斯在下矣，而后乃今培<sup>④</sup>风；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<sup>⑤</sup>者，而后乃今将图<sup>⑥</sup>南。

**注释**

①覆：倒出来。坳堂：堂的低洼处。②芥：小

草。③胶：粘，犹言搁浅。④培：通『凭』，凭借风的浮力。⑤天阨：阻拦、遏制。⑥图：图谋、打算。

**譯文**再说，如果水积聚的厚度还不够，它就没有足够的浮力来荷载大船。把一杯水倒在堂中的低洼处，可以漂起一根小草这么大的船，如果把杯子放上去就浮不起来了，这是由于水浅而船大。风的积聚不够，那么它就没有足够大的浮力来负载巨大的翅膀。所要飞上九万里的高空，大风就必须在它下面，然后才开始凭借风的浮力（飞行）。背着青天而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它，然后才开始向南海飞去。

蜩与学鸠①笑之曰：『我决②起而飞，抢③榆枋，时则不至而控④于地而已矣，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？』适莽苍者，三餐⑤而反，腹犹果然；适百里者，宿春粮；适千里者，三月聚粮。之二虫又何知！小知不及大知，小年不及大年。奚以知其然也？朝菌⑦不知晦朔，蟪蛄⑧不知春秋，此小年也。楚之南有冥灵⑨者，以五百岁为春，五百岁为秋。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岁为春，八千岁为秋。而彭祖⑩乃今以久特闻，众人匹之，不亦悲乎！

**注釋**

①蜩：蝉。学鸠：斑鸠。②决：迅疾的样子。

③抢：突，一说集。④控：引、落下。⑤餐：一顿饭。⑥果然：饭饱的样子。⑦朝菌：一种朝生暮死的菌类植物。⑧蟪蛄：寒蝉，夏生而秋死。⑨冥灵：树名。⑩彭祖：相传是唐尧的臣子，封于彭，寿七百余岁，以长寿著称。

**譯文**蜩与学鸠讥笑大鹏说：『我们奋力一飞，能冲上榆树、枋树的枝头，有的时候还飞不到，那就落在地上罢了，哪里需要飞上九万里而去南海呢？』到郊野去的人，带上三顿饭的干粮上路，回来的时候肚子还是饱饱的。如果到百里以外的地方，那就需要夜里就开始舂捣干粮做准备了。要是去千里以外的地方，则需要花三个月的时间准备粮食。这两只小鸟又怎么能理解呢？才智小的不能理解才智大的，寿命短的不理解寿命长的。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？朝菌不了解昼夜的更替，蟪蛄不了解四季的变化，这些都是寿命短的。楚国南部有一种叫作冥灵的树，把五百年当作一个春天，五百年当作一个秋天；上古的时候有一种名为大椿的树，把八千年当作一个春天，八千年当作一个秋天。而只活了八百岁的彭祖，却以长寿闻名，所有希望长寿的人往往拿他来做比较，这不令人悲哀吗！



汤之问棘<sup>①</sup>也是已。穷发<sup>②</sup>之北有冥海者，天池也。有鱼焉，其广数千里，未有知其修<sup>③</sup>者，其名为鯀。有鸟焉，其名为鹏，背若泰山，翼若垂天之云，抟扶摇羊角<sup>④</sup>而上者九万里，绝<sup>⑤</sup>云气，负青天，然后图南，且适南冥也。斥鴳<sup>⑥</sup>笑之曰：『彼且奚适也？我腾跃而上，不过数仞而下，翱翔蓬蒿之间，此亦飞之至也，而彼且奚适也？』此小大之辩也。

**注釋** ①棘：一作革，人名，相传是商汤的大夫。②穷发：指不生草木的蛮荒之地。③修：长。④羊角：风曲而上行若羊角。⑤绝：超越。⑥斥鴳：生活在草泽中的小雀。

**譯文** 汤问棘的话有这样的记载。在北边寸草不生的蛮荒之地有大海，就是所谓的天池。天池中有鱼，名为鯀，它有数千里宽，没有人知道它究竟有多长。天池有鸟叫作鹏，它的脊背好像泰山，翅膀好像垂于天际的云层，凭借着自下而上的旋风飞上九万里的高空，超越了云雾，背负着青天，然后向南飞往南海。斥鴳嘲笑大鹏说：『它将飞向什么地方呢？我跳起来向上飞，不到几仞便落下来，在蓬蒿之间嬉戏，这也是飞翔的极限了。而它将飞往何处呢？』这就是小与大的分别。

故夫知效<sup>①</sup>一官，行比<sup>②</sup>一乡，德合一君，而征一国者<sup>③</sup>，其自视也亦若此矣。而宋荣子<sup>④</sup>犹然笑之。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<sup>⑤</sup>，举世非之而不加沮，定乎内外之分，辩乎荣辱之境，斯已矣。彼其于世，未数数然<sup>⑥</sup>也。虽然，犹有未树也。夫列子<sup>⑦</sup>御风而行，泠然善也<sup>⑧</sup>，旬有五日而后反。彼于致<sup>⑨</sup>福者，未数数然也。此虽免乎行，犹有所待<sup>⑩</sup>者也。若夫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气之辩，以游无穷者，彼且恶乎待哉！故曰：至人无己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。

**注釋** ①效：胜任。②比：适合。③而：读作『能』，才能。征：信、取信。④宋荣子：即宋钲，学说近墨家。⑤劝：勉励。⑥数数然：迫切的样子。⑦列子：战国时候思想家列御寇。御风：乘风。⑧泠然：轻妙的样子。⑨致：求。⑩待：凭借、依靠。

**譯文** 所以，才智可以担任某一官职，行为可以符合某一地方人的期望，首先可以符合某一国君的要求，能力可以取信于一国之民，他们对自己的看法也是如此，而宋荣子却讥笑他们。全天下的人都赞颂你，也不会更加勤勉。全天下的人都责难你，也不会因而沮丧。严守自我与外物之间的分别，辨别荣与辱的界限，宋荣子就是这样的超脱。他对于民众的声

誉、评价并没有放在心上。虽然如此，但他仍未能树立至德。列子御风而行，样子很轻妙，半个月后便回来。他对于那些祈求幸福的行为，从来就没当回事。

虽然能够避免步行的劳苦，然而仍有所凭借和依赖。

如果能够顺应天地万物的本性，因循六气的变化，遨游于无穷尽的世界里，那还有什么可以凭借的呢！所以说，修行极高的人能顺应自然，修养达到神化不测境界的人无意于求功，修养臻于完美的圣人不追求名誉。

尧让天下于许由<sup>①</sup>，曰：『日月出矣，而燭火<sup>②</sup>不息，其于光也，不亦难乎！时雨降矣，而犹浸灌，其于泽<sup>③</sup>也，不亦劳乎！夫子立而天下治，而我犹尸<sup>④</sup>之，吾自视缺然。请致天下。』许由曰：『子治天下，天下既已治也。而我犹代子，吾将为名乎？名者，实之宾<sup>⑤</sup>也。吾将为宾乎？鷦鷯<sup>⑥</sup>巢于深林，不过一枝；偃鼠饮河，不过满腹。归休乎君，予无所用天下为！庖人<sup>⑦</sup>虽不治庖，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<sup>⑧</sup>。』

**注释**

①许由：颍川人，尧让天下给他，他不受而逃，

隐于箕山。②燭火：小火把。③泽：滋润。④尸：古

代在祭祀前人时用活人假扮前人主持仪式。⑤宾：从

生物，附属品。⑥鷦鷯：一种小鸟。⑦庖人：厨师，这里指烹制祭品的人。⑧祝：持祭板祷祝的人。樽、俎：皆为古代祭祀时所用的礼器。

**譯文** 尧想让位给许由，让他治理天下，说：『日月都出来了，烛火还没有熄灭，它想为日月增添光亮，不是很难吗！雨按时令降下了，还要进行人工灌溉使土壤滋润，岂不是徒劳吗？如果先生你被立为天子，那么天下将大治，而我还占据这个位子，享受拜祭，我感到很惭愧，所以请允许我把天下交给你。』许由说：『在您的治理下，天下已经很好了，如果我要取代你的位置，难道是为了名声吗？名是依附于实而产生的事物，我难道要成为附属物吗？鷦鷯把巢安在森林中，也不过占有一根树枝；偃鼠在河边饮水，不过喝饱肚皮。你请回去吧，天下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用处！即使厨师不下厨，祭祀的司仪也没必要代替厨师去做菜啊！』

肩吾问于连叔曰<sup>①</sup>：『吾闻言于接舆<sup>②</sup>，大而无当，往而不反，吾惊怖其言，犹河汉而无极也；大有径庭，不近人情焉。』连叔曰：『其言谓何哉？』曰：『藐姑射<sup>③</sup>之山，有神人居焉，肌肤若冰雪，绰

约<sup>④</sup>若处子。不食五谷，吸风饮露；乘云气，御飞龙，而游乎四海之外。其神凝，使物不疵病<sup>⑤</sup>，而年谷熟。吾以是狂而不信也。』连叔曰：『然。瞽者无以为与乎文章之观，聋者无以为与乎钟鼓之声。岂唯形骸有聋盲哉？夫知亦有之。是其言也，犹时女<sup>⑥</sup>也。之人也，之德也，将旁礴万物以为一世蕲<sup>⑦</sup>乎乱，孰弊弊<sup>⑧</sup>焉以天下为事！之人也，物莫之伤，大浸稽<sup>⑨</sup>天而不溺，大旱金石流、土山焦而不热。是其尘垢秕糠，将犹陶铸尧舜者也，孰肯以物为事！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，越人断发文身，无所用之。尧治天下之民，平海内之政，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，汾水之阳，窅然<sup>⑩</sup>丧其天下焉。』

**注释**

①肩吾、连叔：皆为古时贤人。②接舆：楚国狂士，隐居不仕。③藐姑射：传说中的神山。④绰约：柔婉的样子。⑤疵病：疾病、病害。⑥时女：指处女。⑦蕲：同『祈』，求。⑧弊弊：经营的样子。⑨稽：至。⑩窅然：惆怅的样子。

**译文**

肩吾问连叔：『我听说接舆说话，宏大而不着边际，说到哪里是哪里，我惊叹他的言论，好像天上银河一样漫无边际。与常理大不相同，实在是不近人情啊。』连叔问：『他说些什么？』肩吾说：『在藐姑

射那座山上住着神仙，肌肤像雪一样白，姿态婉媚如同处子，不吃五谷杂粮，终日吸风饮露，乘着云气驾驭飞龙，遨游于四海之外，他的神情专一，能使农作物不受病害而五谷丰登。我认为他所说的话虚妄不可信。』连叔说：『不错，盲人无法看到纹理的美观，聋人无法听到钏鼓的声音。难道只有形体上才有盲、聋这一类的缺陷吗？其实人的心智也是一样的。接舆的话，好像未出嫁的少女一样。这位神人，有这样的品德，他将统筹万物，使其和谐统一。世人祈求他来治理天下，谁肯劳心劳力把治理天下当回事呢！他这样的人，外物无法伤害到他，洪水滔天也淹不死他，天气旱热，即使把金属与石头都晒化了，土壤、山林都烤焦了，他也不觉得热。他身上的尘垢秕糠，也能铸造出尧舜这样的帝王，又怎么会把俗物当回事呢！宋国人到越国去贩卖帽子，而越国人断发纹身，帽子对他们来说是无用之物。尧治理天下的百姓，掌控海内的政局，于是到汾水北边的藐姑射山上去见四位高人，怅然间忘记了自己的天下。』

惠子<sup>①</sup>谓庄子曰：『魏王贻我大瓠<sup>②</sup>之种，我树之成而实五石。以盛水浆，其坚不能自举也，剖之以为

瓢，则瓠落无所容。非不鸣<sup>③</sup>然大也，吾为其无用而培<sup>④</sup>之。』庄子曰：『夫子固拙于用大矣。宋人善有不龟手之药者，世世以洴澼<sup>⑤</sup>统为事。客闻之，请买其方百金。聚族而谋曰：「我世世为洴澼统，不过数金；今一朝而鬻<sup>⑥</sup>技百金，请与之。」客得之，以说吴王，越有难，吴王使之将。冬，与越人水战，大败越人，裂地而封之。能不龟手一也，或以封，或不免于洴澼统，则所用之异也，今子有五石之瓠，何不虑以为大樽<sup>⑦</sup>，而浮乎江湖，而忧其瓠落无所容？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！』

**注释**

①惠子：即惠施，战国思想家。②瓠：葫芦。

③号：大中空。④培：击破。⑤洴澼：漂洗。统：棉麻絮。⑥鬻：卖。⑦樽：又名腰舟，形如酒器，缚

在身上，浮于江湖，可以自渡。

**译文**

惠子对庄子说：『我把魏王送给我的大葫芦种

子种下，收获了能容纳五石东西的大葫芦。用它盛水浆，硬度差，不能举起来。剖开用作瓢，葫芦底浅，不能装东西。它不能说不够大了，但我因为它无用而把它打破了。』庄子说：『你实在是不善于用大的东西。宋国有人善于制造防治手龟裂的药，他们家世世代代靠洗衣为生。有一回客人听说了，请求用百金买

他的药方。那个宋国人聚集族人商量说：「我们家世代以漂洗衣服为生，不过换回几金的收入，现在只要卖药方瞬间可以得到百金，卖给他吧。」客人得到药方，去游说吴王，适值越国发难，吴王派遣他统率军队，在冬天与越国人水战，大败越国人，为此吴王划地分封奖赏他。同一个防治龟裂的药方，有人因此得分封之赏，有人则拿它去漂洗衣服，这就是使用上的差异了。现在先生有能容纳五石东西的大葫芦，为什么不考虑把它做成腰舟在江湖间漂浮，却为葫芦底浅而发愁？可见你的心思像蓬草一样杂乱，还没有开窍呢。』

惠子谓庄子曰：『吾有大树，人谓之樗<sup>①</sup>，其大本拥肿<sup>②</sup>，而不中绳墨，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。立之涂<sup>③</sup>，匠者不顾。今子之言，大而无用，众所同去也。』庄子曰：『子独不见狸狌<sup>④</sup>乎？卑身而伏，以候敖<sup>⑤</sup>者；东西跳梁，不辟高下；中于机辟<sup>⑥</sup>，死于罔罟<sup>⑦</sup>。今夫斄牛<sup>⑧</sup>，其大若垂天之云。此能为大矣，而不能执鼠。今子有大树，患其无用，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，广莫之野，彷徨乎无为其侧，逍遥乎寝卧其下，不夭斤<sup>⑨</sup>斧，物无害者，无所可用，安所困苦

哉！」

**注釋**

①樗：臭椿。②本：树根。擁：即「臃」。

③涂：同「途」。④狸狌：野猫。⑤教：通「邀」，

游。教者，指往来的小动物。⑥辟：通「避」。机

辟，指猎人设置的机关。⑦罔罟：网。⑧犛牛：牦

牛。⑨斤：大斧。

**譯文**

惠子对庄子说：『我有一棵叫作樗的大树，它

的根庞大臃肿，不合绳墨；它的小枝条卷曲而不中规

矩。长在道路上，路过的木匠看都不看它一眼。现在

你说的就像棵樗树一样大而无用，大家都不愿意听你

说。』庄子说：『你没见过狸狌吗？它压低身子伏在

地上，等候捕抓来往的猎物，一会儿东一会儿西跳来

跳去，不避高低，因此常常触及猎人设置的机关，而

死在网罗中。再看牦牛，身体庞大好像天边垂挂的云

彩。它的身体虽然很大，却不能捕鼠。现在你有这么

一棵大树，却因为它无用而忧虑，为什么不把它种在

什么也没有的地方，广袤无垠的旷野上，自由自在

在树旁悠游，或者随心所欲地睡在树下，不会遭到斧

头的砍伐，也没有东西来伤害它，虽然没有用处，但

哪里会有什么困苦呢！」





諸子百家

莊子

第二篇

# 齊物論

# 齐物论

南郭子綦<sup>①</sup>隐机而坐，仰天而嘘<sup>②</sup>，荅焉似丧其耦<sup>③</sup>。

颜成子游<sup>④</sup>立侍乎前，曰：『何居<sup>⑤</sup>乎？形固可使如槁木，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？今之隐机者，非昔之隐机者也。』

子綦曰：『偃<sup>⑥</sup>，不亦善乎，而问之也？今者吾丧我<sup>⑦</sup>，汝知之乎？女闻人籁，而未闻地籁，女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<sup>⑧</sup>！』

子游曰：『敢问其方。』

子綦曰：『夫大块噫气<sup>⑨</sup>，其名为风，是唯无作，作则万窍怒呶<sup>⑩</sup>，而独不闻之蓼蓼<sup>⑪</sup>乎？山林之畏佳<sup>⑫</sup>，大木百围之窍穴，似鼻，似口，似耳，似枅<sup>⑬</sup>，似圈，似臼，似洼者，似污<sup>⑭</sup>者。激<sup>⑮</sup>者，謠<sup>⑯</sup>者，叱者，吸者，叫者，謔<sup>⑰</sup>者，突<sup>⑱</sup>者，咬<sup>⑲</sup>者，前者唱于，而随者唱喁<sup>⑳</sup>。泠风<sup>㉑</sup>则小和，飘风则大和，厉风济<sup>㉒</sup>，则众窍为虚。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<sup>㉓</sup>？』

子游曰：『地籁则众窍是已，人籁则比竹<sup>㉔</sup>是已，敢问天籁。』

子綦曰：『夫吹万不同，而使其自己<sup>㉕</sup>也，咸其自

取，怒<sup>㉖</sup>者其谁邪？』

**注释**

①南郭子綦：楚人昭王庶弟，居住在南郭，故称此号。隐：凭靠。机：案几。②嘘：吐气。③荅焉：肌体放松，离形去智的样子。耦：匹对。丧其耦，表示精神超脱身体达到忘我的境界。④颜成子游：南郭子綦的学生，姓颜成，名偃，字子游。⑤何居：何故。⑥偃：即颜成子游。⑦吾丧我：吾，指真我，内在我；我，指外在在我。⑧籁：箫，古代的一种管状乐器，这里泛指从孔穴里发出的声响。⑨大块：天地。噫气：吐气。⑩呶：亦作『号』，吼叫。⑪蓼蓼：亦作『𦵏』，大风呼呼的声响。⑫林：通『陵』，大山。畏佳：亦作『畏佳』，即鬼崖，山陵高峻的样子。⑬枅：柱头横木。⑭污：小池。⑮激：急流声。⑯謠：飞箭声。⑰謔：嚎哭声。⑱突：沉吟声。⑲咬：哀叹声。⑳于、喁：前后相和的声音。㉑泠风：小风、清风。㉒厉风：猛烈的暴风。济：止。㉓调调、刁刁：晃动摇曳的样子。㉔比竹：各种竹管类的乐器。㉕使其自己：意思使它们自身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。㉖怒：这里是发动的意思。

**译文**

南郭子綦靠几案坐着，仰起头做深呼吸，身心放松，进入了忘我的境界。

松，进入了忘我的境界。

弟子颜成子游刚好侍立在前，就问道：『您这是怎么了？形体竟然能像干枯的树木，精神也可以使它像死灰一般吗？您今天靠几案而坐跟往常的神情不一样。』

子綦回答：『偃，你问得正好啊！今天我是忘掉了外在的自己，你知道吗？你听说过「人籁」而没有听说过「地籁」，听说过「地籁」却没有听说过「天籁」！』

子游说：『请问这是什么意思？』

子綦答道：『天地吐气形成风。风不吹则已，一旦劲吹就会使众多孔窍发出声音怒吼不已。你难道就没有听过那呼呼的长风吗？山林参差不齐，合抱大树上的孔穴，有的似鼻，有的似口，有的似耳，有的似方孔，有的似杯圈，有的似舂臼，有的似深池，有的似洼地，有的似浅坑。风吹这些孔窍发出声响，如激愤，如尖叫，如叱骂，如呼吸，如痛哭，如欢笑，如哀鸣，前呼后应，小风则小和，大风则大和，暴风停止则所有的孔窍归于无声。你难道就没有看到草木随风摇动的样子吗？』

子游说：『「地籁」就是风吹孔窍而发出的声响，「人籁」就是用竹管吹出的乐声，请问「天籁」』

是什么呢？』

子綦回答：『「天籁」就是风吹众多孔窍而发出的声响不同，这些不同的声音是孔窍本身的原因，哪有谁命令它们响呢？』

大知闲闲<sup>①</sup>，小知间间<sup>②</sup>；大言炎炎<sup>③</sup>，小言詹詹<sup>④</sup>。其寐也魂交，其觉也形开<sup>⑤</sup>；与接为构<sup>⑥</sup>，日以心斗；缦<sup>⑦</sup>者，窖<sup>⑧</sup>者，密<sup>⑨</sup>者。小恐惴惴<sup>⑩</sup>，大恐缦缦<sup>⑪</sup>，其发若机括<sup>⑫</sup>，其司<sup>⑬</sup>是非之谓也；其留如诅盟<sup>⑭</sup>，其守胜之谓也。其杀若秋冬，以言其日消也；其溺之所为之，不可使复之也；其厌也如緘，以言其老洫<sup>⑮</sup>也；近死之心，莫使复阳也。喜怒哀乐，虑叹变慙<sup>⑯</sup>，姚佚<sup>⑰</sup>启态。乐出虚<sup>⑱</sup>，蒸成菌<sup>⑲</sup>。日夜相代乎前，而莫知其所萌。已乎已乎！旦暮得此，其所由以生乎！

非彼无我，非我无所取。是亦近矣，而不知其所为使。若有真宰<sup>⑳</sup>，而特不得其朕<sup>㉑</sup>，可行己信，而不见其形，有情而无形。百骸、九窍<sup>㉒</sup>、六藏<sup>㉓</sup>，咳<sup>㉔</sup>而存焉，吾谁与为亲？汝皆说之乎？其有私焉？如是皆有为臣妾乎？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？其递相为君臣乎？其有真君<sup>㉕</sup>存焉？如求得其情与不得，无益损乎

其真。一受其成形，不忘以待尽<sup>②</sup>。与物相刃相靡，其行尽如驰，而莫之能止，不亦悲乎！终身役役，而不见其成功，茶然<sup>③</sup>疲役，而不知其所归，可不哀邪！人谓不死奚益！其形化，其心与之然，可不谓大哀乎？人之生也，固若是芒<sup>④</sup>乎？其我独芒，而人亦有不芒者乎？

夫随其成心<sup>⑤</sup>而师之，谁独且无师乎？奚必知代<sup>⑥</sup>，而心自取者有之？愚者与有焉。未成乎心而有是非，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。是以无有为有。无有为有，虽有神禹且不能知，吾独且奈何哉！

**注释**

①闲闲：广博的样子。②间间：细别的样子。

③炎炎：猛烈，比喻说话时盛气凌人。④詹詹：喋喋不休。

⑤形开：指形体不宁。⑥构：交合的意思。

⑦缦：通『慢』，迟缓。⑧窖：深沉。⑨密：隐密。

⑩惴惴：恐惧不安的样子。⑪缦缦：神情沮丧的样子。

⑫机括：机，弩上发射的机关；括，箭末扣弦处。

⑬司：通『伺』，伺察。⑭诅盟：誓约。⑮洟：田间的水道，喻指封闭。

⑯懣：通作『悞』，恐惧。

⑰姚：轻浮躁动。佚：奢华放纵。⑱乐出虚：乐声发自中空处。

⑲蒸成菌：湿气蒸发而生出各种菌类。

⑳真宰：真我，即我身的主宰。㉑眚：端倪，征兆。

②九窍：人体上九个可以向外张开的孔穴，指双眼、双耳、双鼻孔、口、生殖器、肛门。③藏：内脏；古代写作『臆』，简化成『脏』。心、肺、肝、脾、肾俗称五脏；因肾有左右两个，又称『六腑』。④眚：齐备。⑤真君：即『真我』『真心』。⑥不忘：没有。尽：耗竭。⑦茶然：疲倦困顿的样子。⑧芒：通『茫』，迷昧。⑨成心：成见。⑩代：更改、变化。

**译文**

大智之人悠闲自得，小智之人斤斤计较。说大话

的人气势凌人，说闲话的人喋喋不休。这些人休息时思前想后，醒来时恐惧不安；接人待物则勾心斗角。

他们的表现或慢条斯理，或故作深沉，或细心谨慎。

他们小恐时坐立不安，大恐时沮丧落魄。他们有的出

言如飞箭，先发制人，这叫作善于洞察是非；有的说

话如盟约一样谨慎，这叫作以守取胜。他们有的出言

像秋冬一样肃杀而日渐消衰；有的沉溺于自己的言行

而不能自拔；有的缄默不语而自我封闭，犹如死人之

心，对一切无动于衷。他们或欣喜、愤怒、悲哀、欢

乐，或忧思、叹惋、反复、恐惧，或浮躁、张狂、放

纵、作态，宛如音乐从中空的竹管中发出，又如菌类

由地气蒸腾而起。这种种情态心境日夜变换，却不知

道它们是怎样发生的。算了吧！算了吧！一旦悟到了